紅樓夢/第032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三十二回　訴肺腑心迷活寶玉　含恥辱情烈死金釧

話說寶玉見那麒麟，心中甚是歡喜，便伸手來拿，笑道：“虧你揀著了。你是那里揀的？”史湘雲笑道：“幸而是這個，明兒倘或把印也丟了，難道也就罷了不成？”寶玉笑道：“倒是丟了印平常，若丟了這個，我就該死了。”襲人斟了茶來與史湘雲吃，一面笑道：“大姑娘聽見前兒你大喜了。”史湘雲紅了臉，吃茶不答。襲人道：“這會子又害臊了。你還記得十年前，咱們在西邊暖閣住著，晚上你同我說的話兒？那會子不害臊，這會子怎麼又害臊了？”史湘雲笑道：“你還說呢。那會子咱們那麼好。後來我們太太沒了，我家去住了一程子，怎麼就把你派了跟二哥哥，我來了，你就不像先待我了。”襲人笑道：“你還說呢。先姐姐長姐姐短哄著我替你梳頭洗臉，作這個弄那個，如今大了，就拿出小姐的款來。你既拿小姐的款，我怎敢親近呢？”史湘雲道：“阿彌陀佛，冤枉冤哉！我要這樣，就立刻死了。你瞧瞧，這麼大熱天，我來了，必定赶來先瞧瞧你。不信你問問縷兒，我在家時時刻刻那一回不念你幾聲。”話未了，忙的襲人和寶玉都勸道：“頑話你又認真了。還是這麼性急。”史湘雲道：“你不說你的話噎人，倒說人性急。”一面說，一面打開手帕子，將戒指遞與襲人。襲人感謝不盡，因笑道：“你前兒送你姐姐們的，我已得了，今兒你親自又送來，可見是沒忘了我。只這個就試出你來了。戒指兒能值多少，可見你的心真。”史湘雲道：“是誰給你的？”襲人道：“是寶姑娘給我的。”湘雲笑道：“我只當是林姐姐給你的，原來是寶釵姐姐給了你。我天天在家里想著，這些姐姐們再沒一個比寶姐姐好的。可惜我們不是一個娘養的。我但凡有這麼個親姐姐，就是沒了父母，也是沒妨礙的。”說著，眼睛圈兒就紅了。寶玉道：“罷，罷，罷！不用提這個話。”史湘雲道：“提這個便怎麼？我知道你的心病，恐怕你的林妹妹聽見，又怪嗔我贊了寶姐姐。可是為這個不是？”襲人在旁嗤的一笑，說道：“雲姑娘，你如今大了，越發心直口快了。”寶玉笑道：“我說你們這幾個人難說話，果然不錯。”史湘雲道：“好哥哥，你不必說話教我惡心。只會在我們跟前說話，見了你林妹妹，又不知怎麼了。”

襲人道：“且別說頑話，正有一件事還要求你呢。”史湘雲便問”什麼事？”襲人道：“有一雙鞋，摳了墊心子。我這兩日身上不好，不得做，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做？”史湘雲笑道：“這又奇了，你家放著這些巧人不算，還有什麼針線上的，裁剪上的，怎麼教我做起來？你的活計叫誰做，誰好意思不做呢。”襲人笑道：“你又糊涂了。你難道不知道，我們這屋里的針線，是不要那些針線上的人做的。”史湘雲聽了，便知是寶玉的鞋了，因笑道：“既這麼說，我就替你做了罷。只是一件，你的我才作，別人的我可不能。”襲人笑道：“又來了，我是個什麼，就煩你做鞋了。實告訴你，可不是我的。你別管是誰的，橫豎我領情就是了。”史湘雲道：“論理，你的東西也不知煩我做了多少了，今兒我倒不做了的原故，你必定也知道。”襲人道：“倒也不知道。”史湘雲冷笑道：“前兒我聽見把我做的扇套子拿著和人家比，賭氣又鉸了。我早就聽見了，你還瞞我。這會子又叫我做，我成了你們的奴才了。”寶玉忙笑道：“前兒的那事，本不知是你做的。”襲人也笑道：“他本不知是你做的。是我哄他的話，說是新近外頭有個會做活的女孩子，說扎的出奇的花，我叫他拿了一個扇套子試試看好不好。他就信了，拿出去給這個瞧給那個看的。不知怎麼又惹惱了林姑娘，鉸了兩段。回來他還叫赶著做去，我才說了是你作的，他後悔的什麼似的。”史湘雲道：“越發奇了。林姑娘他也犯不上生氣，他既會剪，就叫他做。”襲人道：“他可不作呢。饒這麼著，老太太還怕他勞碌著了。大夫又說好生靜養才好，誰還煩他做？舊年好一年的工夫，做了個香袋兒，今年半年，還沒拿針線呢。”正說著，有人來回說：“興隆街的大爺來了，老爺叫二爺出去會。”寶玉聽了，便知是賈雨村來了，心中好不自在。襲人忙去拿衣服。寶玉一面蹬著靴子，一面抱怨道：“有老爺和他坐著就罷了，回回定要見我。”史湘雲一邊搖著扇子，笑道：“自然你能會賓接客，老爺才叫你出去呢。”寶玉道：“那里是老爺，都是他自己要請我去見的。”湘雲笑道：“主雅客來勤，自然你有些警他的好處，他才只要會你。”寶玉道：“罷，罷，我也不敢稱雅，俗中又俗的一個俗人，并不願同這些人往來。”湘雲笑道：“還是這個情性不改。如今大了，你就不願讀書去考舉人進士的，也該常常的會會這些為官做宰的人們，談談講講些仕途經濟的學問，也好將來應酬世務，日後也有個朋友。沒見你成年家只在我們隊里攪些什麼！”寶玉聽了道：“姑娘請別的姊妹屋里坐坐，我這里仔細污了你知經濟學問的。”襲人道：“雲姑娘快別說這話。上回也是寶姑娘也說過一回，他也不管人臉上過的去過不去，他就咳了一聲，拿起腳來走了。這里寶姑娘的話也沒說完，見他走了，登時羞的臉通紅，說又不是，不說又不是。幸而是寶姑娘，那要是林姑娘，不知又鬧到怎麼樣，哭的怎麼樣呢。提起這個話來，真真的寶姑娘叫人敬重，自己訕了一會子去了。我倒過不去，只當他惱了。誰知過後還是照舊一樣，真真有涵養，心地寬大。誰知這一個反倒同他生分了。那林姑娘見你賭氣不理他，

你得賠多少不是呢。”寶玉道：“林姑娘從來說過這些混帳話不曾？若他也說過這些混帳話，我早和他生分了。”襲人和湘雲都點頭笑道：“這原是混帳話。”原來林黛玉知道史湘雲在這里，寶玉又赶來，一定說麒麟的原故。因此心下忖度著，近日寶玉弄來的外傳野史，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，或有鴛鴦，或有鳳凰，或玉環金珮，或鮫帕鸞絛，皆由小物而遂終身。今忽見寶玉亦有麒麟，便恐借此生隙，同史湘雲也做出那些風流佳事來。因而悄悄走來，見机行事，以察二人之意。不想剛走來，正聽見史湘雲說經濟一事，寶玉又說：“林妹妹不說這樣混帳話，若說這話，我也和他生分了。”林黛玉聽了這話，不覺又喜又驚，又悲又歎。所喜者，果然自己眼力不錯，素日認他是個知己，果然是個知己。所驚者，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稱揚于我，其親熱厚密，竟不避嫌疑。所歎者，你既為我之知己，自然我亦可為你之知己矣，既你我為知己，則又何必有金玉之論哉；既有金玉之論，亦該你我有之，則又何必來一寶釵哉！所悲者，父母早逝，雖有銘心刻骨之言，無人為我主張。況近日每覺神思恍惚，病已漸成，醫者更云氣弱血虧，恐致勞怯之症，你我雖為知己，但恐自不能久待，你縱為我知己，奈我薄命何！想到此間，不禁滾下淚來。待進去相見，自覺無味，便一面拭淚，一面抽身回去了。

這里寶玉忙忙的穿了衣裳出來，忽見林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著，似有拭淚之狀，便忙赶上來，笑道：“妹妹往那里去？怎麼又哭了？又是誰得罪了你？”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，便勉強笑道：“好好的，我何曾哭了。”寶玉笑道：“你瞧瞧，眼睛上的淚珠兒未乾，還撒謊呢。”一面說，一面禁不住抬起手來替他拭淚。林黛玉忙向後退了幾步，說道：“你又要死了！作什麼這麼動手動腳的！”寶玉笑道：“說話忘了情，不覺的動了手，也就顧不的死活。”林黛玉道：“你死了倒不值什麼，只是丟下了什麼金，又是什麼麒麟，可怎麼樣呢？”一句話又把寶玉說急了，赶上來問道：“你還說這話，到底是咒我還是氣我呢？”林黛玉見問，方想起前日的事來，遂自悔自己又說造次了，忙笑道：“你別著急，我原說錯了。這有什麼的，筋都暴起來，急的一臉汗。”一面說，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。寶玉瞅了半天，方說道”你放心”三個字。林黛玉聽了，怔了半天，方說道：“我有什麼不放心的？我不明白這話。你倒說說怎麼放心不放心？”寶玉歎了一口氣，問道：“你果不明白這話？難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？連你的意思若体貼不著，就難怪你天天為我生氣了。”林黛玉道：“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話。”寶玉點頭歎道：“好妹妹，你別哄我。果然不明白這話，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，且連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負了。你皆因總是不放心的原故，才弄了一身病。但凡寬慰些，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。”林黛玉聽了這話，如轟雷掣電，細細思之，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來的還覺懇切，竟有萬句言語，滿心要說，只是半個字也不能吐，卻怔怔的望著他。此時寶玉心中也有萬句言語，不知從那一句上說起，卻也怔怔

的望著黛玉。兩個人怔了半天，林黛玉只咳了一聲，兩眼不覺滾下淚來，回身便要走。寶玉忙上前拉住，說道：“好妹妹，且略站住，我說一句話再走。”林黛玉一面拭淚，一面將手推開，說道：“有什麼可說的。你的話我早知道了！”口里說著，卻頭也不回竟去了。

寶玉站著，只管發起呆來。原來方才出來慌忙，不曾帶得扇子，襲人怕他熱，忙拿了扇子赶來送與他，忽抬頭見了林黛玉和他站著。一時黛玉走了，他還站著不動，因而赶上來說道：“你也不帶了扇子去，虧我看見，赶了送來。”寶玉出了神，見襲人和他說話，并未看出是何人來，便一把拉住，說道：“好妹妹，我的這心事，從來也不敢說，今兒我大膽說出來，死也甘心！我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這里，又不敢告訴人，只好掩著。只等你的病好了，只怕我的病才得好呢。睡里夢里也忘不了你！”襲人聽了這話，嚇得魄消魂散，只叫”神天菩薩，坑死我了！”便推他道：“這是那里的話！敢是中了邪？還不快去？”寶玉一時醒過來，方知是襲人送扇子來，羞的滿面紫漲，奪了扇子，便忙忙的抽身跑了。

這里襲人見他去了，自思方才之言，一定是因黛玉而起，如此看來，將來難免不才之事，令人可驚可畏。想到此間，也不覺怔怔的滴下淚來，心下暗度如何處治方免此丑禍。正裁疑間，忽有寶釵從那邊走來，笑道：“大毒日頭地下，出什麼神呢？”襲人見問，忙笑道：“那邊兩個雀兒打架，倒也好玩，我就看住了。”寶釵道：“寶兄弟這會子穿了衣服，忙忙的那去了？我才看見走過去，倒要叫住問他呢。他如今說話越發沒了經緯，我故此沒叫他了，由他過去罷。”襲人道：“老爺叫他出去。”寶釵聽了，忙道：噯喲！這麼黃天暑熱的，叫他做什麼！別是想起什麼來生了氣，叫出去教訓一場。”襲人笑道：“不是這個，想是有客要會。”寶釵笑道：“這個客也沒意思，這麼熱天，不在家里涼快，還跑些什麼！”襲人笑道：“倒是你說說罷。”

寶釵因而問道：“雲丫頭在你們家做什麼呢？”襲人笑道：“才說了一會子閒話。你瞧，我前兒粘的那雙鞋，明兒叫他做去。”寶釵聽見這話，便兩邊回頭，看無人來往，便笑道：“你這麼個明白人，怎麼一時半刻的就不會体諒人情。我近來看著雲丫頭神情，再風里言風里語的聽起來，那雲丫頭在家里竟一點兒作不得主。他們家嫌費用大，竟不用那些針線上的人，差不多的東西多是他們娘兒們動手。為什麼這幾次他來了，他和我說話兒，見沒人在跟前，他就說家里累的很。我再問他兩句家常過日子的話，他就連眼圈兒都紅了，口里含含糊糊待說不說的。想其形景來，自然從小兒沒爹娘的苦。我看著他，也不覺的傷起心來。”襲人見說這話，將手一拍，說：“是了，是了。怪道上月我

煩他打十根蝴蝶結子，過了那些日子才打發人送來，還說‘打的粗，且在別處能著使罷，要勻淨的，等明兒來住著再好生打罷’。如今聽寶姑娘這話，想來我們煩他他不好推辭，不知他在家里怎麼三更半夜的做呢。可是我也糊涂了，早知是這樣，我也不煩他了。”寶釵道：“上次他就告訴我，在家里做活做到三更天，若是替別人做一點半點，他家的那些奶奶太太們還不受用呢。”襲人道：“偏生我們那個牛心左性的小爺，憑著小的大的活計，一概不要家里這些活計上的人作。我又弄不開這些。”寶釵笑道：“你理他呢！只管叫人做去，只說是你做的就是了。”襲人笑道：“那里哄的信他，他才是認得出來呢。說不得我只好慢慢的累去罷了。”寶釵笑道：“你不必忙，我替你作些如何？”襲人笑道：“當真的這樣，就是我的福了。晚上我親自送過來。”

一句話未了，忽見一個老婆子忙忙走來，說道：“這是那里說起！金釧兒姑娘好好的投井死了！”襲人唬了一跳，忙問”那個金釧兒？”老婆子道：“那里還有兩個金釧兒呢？就是太太屋里的。前兒不知為什麼攆他出去，在家里哭天哭地的，也都不理會他，誰知找他不見了。剛才打水的人在那東南角上井里打水，見一個尸首，赶著叫人打撈起來，誰知是他。他們家里還只管亂著要救活，那里中用了！”寶釵道：“這也奇了。”襲人聽說，點頭贊歎，想素日同氣之情，不覺流下淚來。寶釵聽見這話，忙向王夫人處來道安慰。這里襲人回去不提。

卻說寶釵來至王夫人處，只見鴉雀無聞，獨有王夫人在里間房內坐著垂淚。寶釵便不好提這事，只得一旁坐了。王夫人便問：“你從那里來？”寶釵道：“從園里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你從園里來，可見你寶兄弟？”寶釵道：“才倒看見了。他穿了衣服出去了，不知那里去。”王夫人點頭哭道：“你可知道一樁奇事？金釧兒忽然投井死了！”寶釵見說，道：“怎麼好好的投井？這也奇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原是前兒他把我一件東西弄坏了，我一時生氣，打了他幾下，攆了他下去。我只說氣他兩天，還叫他上來，誰知他這麼氣性大，就投井死了。豈不是我的罪過。”寶釵歎道：“姨娘是慈善人，固然這麼想。据我看來，他并不是賭氣投井。多半他下去住著，或是在井跟前憨頑，失了腳掉下去的。他在上頭拘束慣了，這一出去，自然要到各處去頑頑逛逛，豈有這樣大氣的理！縱然有這樣大氣，也不過是個糊涂人，也不為可惜。”王夫人點頭歎道：“這話雖然如此說，到底我心不安。”寶釵歎道：“姨娘也不必念念于茲，十分過不去，不過多賞他幾兩銀子發送他，也就盡主僕之情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剛才我賞了他娘五十兩銀子，原要還把你妹妹們的新衣服拿兩套給他妝裹。誰知鳳丫頭說可巧都沒什麼新做的衣服，只有你林妹妹作生日的兩套。我想你林妹妹那個孩子素日是個有心的，況且他也三災八難的，既說了給他過生日，這會子又給人妝裹去，豈不忌諱。因為這麼樣，我現叫裁縫

赶兩套給他。要是別的丫頭，賞他幾兩銀子就完了，只是金釧兒雖然是個丫頭，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兒也差不多。”口里說著，不覺淚下。寶釵忙道：“姨娘這會子又何用叫裁縫赶去，我前兒倒做了兩套，拿來給他豈不省事。況且他活著的時候也穿過我的舊衣服，身量又相對。”王夫人道：“雖然這樣，難道你不忌諱？”寶釵笑道：“姨娘放心，我從來不計較這些。”一面說，一面起身就走。王夫人忙叫了兩個人來跟寶姑娘去。

一時寶釵取了衣服回來，只見寶玉在王夫人旁邊坐著垂淚。王夫人正才說他，因寶釵來了，卻掩了口不說了。寶釵見此光景，察言觀色，早知覺了八分，于是將衣服交割明白。王夫人將他母親叫來拿了去。再看下回便知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